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 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/赵云声著. —长春:时代文艺出版社,2002.7

ISBN 7—5387—1681—5

Ⅰ.中… Ⅱ.赵… Ⅲ.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Ⅳ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48564 号

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

作　　者:赵云声
责任编辑:姚家余
责任校对:姚家余
装帧设计:三味书香创意工作室
出　　版:时代文艺出版社
（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　邮编:130021　电话:5638652）
发　　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
印　　刷:北京市书林印刷厂
开　　本:850×1168 毫米
字　　数:480 千字
印　　张:24
版　　次:2002 年 7 月第 1 版
印　　次:2004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

书　　号:ISBN 7—5387—1681—5/I·1604
全套定价:53.60 元(本册定价:26.80 元)

中国报刊连载小说精选

（第 二 部）



少 帅 传 奇

楔 子*

一九八四年夏天的一个傍晚，海风把阵阵清凉送过北陂山来。白天，被烈日炙烤的山石、土地、树木和房屋，经这海风一吹，顿时笼罩在一片潮湿的空气中，酷暑的炎热渐渐地在消失。

这时，台北市郊的北陂开始热闹起来。情人的幽会，旅游者的兜风，商贾们的谈生意，学者们的散步……游人兴会，酒店、茶馆自然兴隆。在山坡僻静处有一远近驰名的饭店，名曰“北国酒家”。顾名思义，这是专门经营北方酒类、菜肴的。酒家的门面不大，建筑却相当考究，乳白色的外观加上几株颇具北方特色的花木，把这所酒店装点得幽静而又典雅。

专程到这远离闹市的郊区酒店来就餐的，几乎全是些社会上有名望，或曾经有过名望的人。有的是退休的将军、部长，有的是失意的文人、教授，当然也有现在还在走红的巨商大贾。不过，他们有个共同之点，那就是大都是从大陆来的北方人。这些人到这里不是为了饕餮大嚼，而是借一杯淡酒，两碟家乡小菜，抒发一下郁积几十年的离愁别绪。忆忆旧事，听听乡音，便成了这所酒家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的永恒主题。

所以，这里没有一般饭店的那种喧闹嘈杂，什么猜拳行令，吆五喝六，统统没有。这里的人们几乎永远都是静悄悄的，默默地喝酒，低声地交谈，仿佛彼此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，谁也不能打破这种沉思似的恬静和安宁。

---

* 注：此文系和李政合著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

然而今天，这所“世外桃源”，却荡起了一阵轻轻的涟漪——进来了一位陌生的客人。他那非凡的举止，引起了经理和顾客们的注意。

这位陌生客人是位老者，看他那苍苍的白发，清癯的面容，显然已逾古稀之年，然而仍步履矫健，气宇轩然。一身整齐的中山装，一双锃亮的皮鞋，在这南国的夏日里是很少见的，特别是他连风纪扣都紧紧地扣着，这更是绝无仅有。酒家经理从老人进店的一瞬间就判断出这是位军官出身，始终保持着军人生活习惯的人。他坐在那里，总是把腰板挺得直直的，虽风尘仆仆却毫无倦态。已经连着三天，每逢这个时辰他都到酒店来，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两眼盯视着窗外。面前的一杯“老龙口”，一盘童子鸡，始终在那儿放着。

酒家经理，对每位顾客几乎都是了如指掌的，对他们的过去和今天，对他们的得意和失意，他都可以如数家珍似的讲述出来。可眼前这位老者是位什么样的人物呢？他在那里张望着什么？等待着什么呢？

女招待和顾客们也都瞟着这个有点神秘的陌生客人，悄悄地议论着，猜测着……突然，一位女招待轻轻捅了一下经理，向他使了个眼色，经理顺着她的目光望过去，原来老者平静的神态起了变化，他久久凝望远方的两眼发亮了，放在餐桌上的两只手也使劲地揉搓起来。经理循着老者的目光向窗外望去，只见一对老年夫妇正相扶着朝这里缓缓走来。男的是一头稀疏的白发，拄着拐杖，显得老态龙钟，旁边的夫人虽然比他年轻许多，可也有一把年纪了。

风门推开了，这对老年夫妇走了进来。经理顾不得观察陌生客人的表情，连忙走出柜台迎上前去，正在喝酒的客人们也都停下杯筷，纷纷站起来向这对老年夫妇致意。这位白发老人显然是一位很有身份，受人敬重的人物，他淡淡地和大家打了下招呼，便携其夫人在一个角落里坐下了。酒家经理从女招待手中接过餐盘，亲自为这对夫妇端酒端菜。他递上来的不是什么美味佳肴，除却两杯类似柠檬汁似的饮料，只有两盘简单的小菜，可这小菜一看便知是道地的

奉天风味。

一直目不转睛盯视着他们的陌生客人，这时激动地站起身，一把拉住从他身边经过的酒家经理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

“请问，那位客人是不是姓张？”

经理望着他那发红的脸膛，发亮的眼睛，还有那急迫的表情，禁不住点了点头。而过去，凡遇到这种询问他总是摇头，推做不知的，今天他也许是被这位老者的恳切之情打动了吧！

“少帅！”陌生客人急步奔到老年夫妇桌前，大声地叫了一句，随即又双腿并拢，向白发老人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。

这位被称作“少帅”的白发老人，便是中国现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张学良将军。坐在他身旁的老妇人，就是几十年一直跟随他的红粉知己——赵四小姐。她原名赵　，现在叫赵一荻，一九六四年与张学良正式结婚。自一九三六年底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，半个世纪来他们相依为命，相濡以沫，成为患难伴侣。如今，他们在当局“保护”下过着幽居的生活。赵一荻女士一直陪同张学良，研究明史、清史，现在则专攻圣经，习习书法。每当略感疲乏之际，两人便相携同游，在被允许的范围内散散步，会会客人，这寂寥而清幽的北国酒家便是他们常常落脚的所在。

近几年由于上了年纪，张学良在这里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形，人家认得他，可他却想不起人家来。望着这位激动的客人，张学良眯缝起他那双有些昏花的眼睛，上下打量了半天，最后还是摇了摇头。

“怎么，您不认识我了？我是崔波，我是崔波呀！”陌生客人几乎喊了起来。

赵一荻一听“崔波”，霍地一下站起来，扑过去紧紧地抓住了陌生客人的手。可张学良由于长期幽禁的生活，造成两耳重听，崔先生虽然自报家门，他仍然没有反应过来。今见赵一荻对此人这样热情，他连忙问：“他是谁？”

赵一荻凑到他的耳边，大声地说：

“崔波，崔副官，就是皇姑屯事件发生那年，给你当副官的崔

波！”

“啊！崔副官，你，你……你还活着？！”

张学良对与这位几十年没有音讯的老部下的意外相逢，似乎难以置信。自“皇姑屯事件”发生，到现在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，当年的人和事，已经离他那么遥远了。他望着这位从天而降的老部下，回想起五十年来在人生旅途上的风云变幻，坎坷飘泊，他情不自禁地眼圈湿润了！

崔先生望着张学良眼角上的泪水，也抑制不住地难过起来，他怎么也没想到张学良竟是这样的一副垂暮光景！想当年……

崔先生想到这，连忙拉开皮包，从一本精致的书夹中抽出一帧照片，递给了张学良：

“还记得吗？这是东北易帜以后，在化妆舞会上照的。五十多年了。几经战乱，就保留下这么一张来。少帅，那个时候您……”

没等崔波说完，赵一荻强忍着的泪水滴滴答答地落了下来。崔副官的一句“少帅”，勾起了她的万种情思！少帅，少帅……当年的少帅是何等的风流倜傥，雄姿英发呀！

张学良此时也十分激动，他紧紧地捏着这帧照片，久久地凝视着……

照片像电光石火一样，把他记忆的火燃旺了。他仿佛又回到了当年那金戈铁马，气吞万里如虎的惊心动魄地年代……

第一章　中南海风涛迭起

一九二八年，西历虽然刚交六月，保定城外的田野上却已是热气蒸腾了。下午，打着赤膊的农民正在锄地，突然发现一辆黑色的轿车，像箭一样地从保定府北门开出来，直向北京方向驶去……

当时在中国，小汽车尚属稀罕之物，特别是保定一带，几乎是绝无仅有的。沿途的农民，不由得都停下了手中的活计，簇拥到公路两旁，想看看车里坐的是什么样的大人物。

轿车窗上是垂有轻纱的，人们透过淡淡的纱帘，只隐约看见车内坐的是两男一女，好像都是年青人。他们一个个都阴沉着脸，一语不发，对路旁百姓的围现也无动于衷，似乎他们只是一个劲地催促司机加大油门，风驰电掣地直朝北京驶去。一路留给围观百姓的，除却飞扬而起的烟尘之外，便是一团团莫名其妙的疑云……

这是一九二八年六月二日的事。坐在车前司机旁边，腰挎匣枪全副武装，年约二十三四岁的军人，便是张学良的亲信副官崔波。他当时正年轻俊秀，体格强健，笔挺的军服散发着一种青春的英武和勃勃的生气。他挺直胸脯，坐在前面，两只奕奕有神的眼睛像鹰一样，警觉地注视着前方。

坐在崔副官后面的那位妙龄女郎，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——赵四小姐。当时的赵　正是豆蔻年华，玉貌芳姿，流光溢彩。特别是她长长睫毛下汪着的那对水灵灵的大眼睛，抬起来亮晶晶，低下去静幽幽，忽闪忽闪的，仿佛会说话一样，极其招人爱怜。

和赵　并肩而坐，身着白色西服，一副贵族派头的年青人，不用说也可猜到了，他便是安国军的前线指挥，当时只有二十八岁的上

将军团长张学良将军。

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，是统率几十万大军的奉系军阀首领，进占北京后，他在一批亲信部下的拥戴下做了安国军总司令，陆海军大元帅，搬进中南海，做了北京的执政。于是一些人把张作霖尊之为“老帅”，因势下来，张学良便被呼之为“少帅”。“少帅”称号一出，很快风靡京华，被世人所承认，因为它一下子抓住了张学良的两个特点：一曰“少”。年仅十九岁就指挥部队，任上校旅长，如今刚刚二十八岁便指挥十余万雄兵，任上将军团长。这样的高级将帅，竟如此年轻，这是“少”；至于“帅”，则是指他举止风度的潇洒飘逸。别的不讲，单就他身上的这套白色西服，也就可见一斑。这是他仿照西方燕尾服的式样，自己设计的。每逢北京的上流社会中有什么交际活动，他总是穿起这套服饰，出入于舞厅宴会，在灯红酒绿之中与达官贵妇们交往酬酢。然而今天，他虽然遵从赵　的安排依旧穿起了这身西装，可他却不是去赴宴跳舞，他已经没有那种闲情逸致，他手中捏着的这份加急电报告诉他，中南海等待他的绝不是什么愉快的事，而很可能是使人焦躁、棘手，甚至是十分难堪的。

最受张学良宠爱的赵四小姐，十分理解张学良此时的心情。年纪尚不足二十岁的妙龄少女，过去每次陪同少帅出游，她总是要对汽车外面的风光景物指指点点，赞叹不休，而今天她却收起了往日的雅兴，车虽然已经走了许久了，可她仍然是一直缄默着，一语不发。近些天来，由于蒋介石、冯玉祥和阎锡山联合起来向奉军展开进攻，奉军前线节节失利。加上日本侵占山东后又乘人之危，对张大元帅处处威逼，奉军已进退维谷，左右为难。在五月十九日不得不放弃张家口之后，三十日又宣布将奉军从保定撤抵琉璃河。昨天报纸又登出，张大帅已通告各国公使及北京的商会会长，决定撤离北京。今天，大帅打来的这份加急电报，她因打点行装没来得及了解详情，可她从张学良双眉紧蹙的表情上看得出，这准又是一桩令人焦心的事！

多年战乱，公路坑坑洼洼，汽车像扭秧歌一样左右躲闪着前进。

汽车刚刚躲过了一个水洼,前面紧接着又是一个大坑,汽车来不及躲闪,赵　小姐被汽车猛地一甩,一下子栽倒在张学良的怀里。张学良抱住她的双肩,把她扶了起来,可他的手并没有随之放下来,他扶着赵　的肩膀,凝视着她那古典美人型的姿容,终于用一种疲惫的声调打破了这一路上的沉寂:

"小四,兵荒马乱的,我看你这次还是随大帅先回奉天吧?"

"咱不都谈好了吗?怎么又变卦?!"赵　虽是不满的口气,可听得出来,这不满之中却有几分娇嗔。

张学良把手顺着她白皙的臂膀滑下来,攥住她那双纤细的小手,一边抚摸着,一边用一种深沉的目光注视着她。这目光,明白无误地告诉赵　:我当然舍不得你离开。可目前这变化纷纭的局势,却不能不让人担心啊!

"小四,北京的紫禁城虽好,却不是我们的站脚之地呀!"

"不!"赵　没等张学良说完,便把手抽出来,打断了他的话:"我是你的秘书!照顾好你的生活、安全,这是少夫人交给我的使命。"

赵　搬出少夫人来,张学良就不再吱声了。这少夫人,指的是张学良明媒正娶的妻子于凤至,那是位知书识礼,十分豁达贤惠的女性,张学良在家时总是把她尊为大姐。近几年,张学良在外南征北战,于凤至便留在奉天大帅府主掌内务,她委托赵　随营照料张学良的生活。今天,张学良见赵　打出这张王牌来,不由得苦笑了一下:"你呀!好吧,那就留下来,咱们共患难吧!"

傍晚时分,汽车迎着刚刚垂下的夜幕驶进了北京城。汽车穿过喧嚣的前门大街,绕过天安门前狭窄的牌楼,沿着西长安大街,一直向中南海开去。汽车快到新华门时,隐隐看见门前黑乎乎的一片。再走近一些,看得更清楚了,原来是一群人簇拥在那里:长衫的,短褂的,洋装的,布衣的,还有穿旗袍大衣的,他们吵吵嚷嚷,激动地在与门卫的值勤官交涉着什么。

张学良连忙让司机把车停下来,吩咐崔副官去打听一下,看看出了什么事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

等了一会儿，崔副官回来报告说，是东三省各界请愿代表在那里请求大元帅接见。

张学良一听，脸沉了下来："笨蛋！不会说，大元帅这几天太忙，不在家吗？"

"他们知道少帅今天返京，说是见少帅也行。"

"我？我不见！"张学良说着，对司机一挥手，意思是让他把车倒回来，退回南长街，改从东门进中南海。

每次跨进中南海，赵　看着那恬淡秀丽的一泓湖水，画栋飞梁的楼台亭榭，金碧辉煌的瀛台仙岛，依依摇曳的翠竹垂柳，总有一种留连忘返，心旷神怡之感。特别是那素有园中之园称号的"静谷"，更是玲珑透剔，美不胜收。她喜欢那里的屏山镜水、云岩奇秀，她喜欢那里的华林芳径、竹柏葱茏，她更喜欢"静谷"这名字，它是那样的清幽、淡雅，让人思之总觉得余味无穷。

这次，赵　急匆匆地从汽车上走下来，她相携着张学良，没有从正门直接进入大元帅办公的"丰泽园"，而是直奔"静谷"的石牌楼前，她想从这里绕过去，趁便再领略一下"静谷"的幽雅。可是，他们刚刚走到连理柏树下，就听春耦斋的回廊水榭处传来一片慌乱的吵闹声。中南海历来是威严、肃穆的所在，怎么会出现这种慌乱的吵闹声呢？

张学良他们循声走过去，见到的竟是一片乱糟糟的场面：一队士兵在慌慌张张地搬运着物品箱笼，一个奶妈模样的女人在指手画脚，跑前跑后，她一会儿追上抬箱子的士兵，尖声喊着："哎呀，小心点！这是六夫人的东西，都是金贵玩意儿，碰坏了一件，砸碎你的骨头也赔不起！"一会儿，她又拦住植秀轩下走过来的士兵："哎，哎！那个箱子是五小姐的！你也得轻点哟！"

一位士兵听了奶妈的话，刚把脚步放缓，可这时背后一靴子踢过来，士兵回过头一看，原来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正横眉立目：

"快，快！麻溜点！到时候装不完车，大元帅发起脾气来，你们还要不要命了？！"

这时，值勤官发现了从翠竹后面转出来的张学良，他赶紧高喝一声："立正——敬礼！"

刚才挨了一脚尚未站稳的士兵，脚下一慌，背上的箱笼"哗"地一下栽了下来，各种衣料首饰铺洒了一地……

张学良看着这种慌乱的情景，不由得发起火来：

"怎么把园子弄成这个样子！乱七八糟的，客人来了像什么话！"

"报告少帅！"刚才踢士兵的那个军官，赶紧把穿着马裤皮靴的双腿向前跨出一步，"啪"地一声并在了一起："杨总参议命令卑职七点钟以前把东西运到车站，说大元帅夜里启驾，返回奉天。"

"大元帅今晚不走了，把东西放回原处。"张学良依旧阴沉着脸。

"是！"这位穿马裤皮靴的军官姓丁，是杨宇霆的副官。他一边答应着一边低下头去，以示恭敬，但随即他又抬起头来："不过，总参议他……"

总参议，指的是张作霖的智囊人物杨宇霆，丁副官是他的心腹亲信。这是个仰仗杨宇霆的鼻息生存的人，他的一切都只听命于杨宇霆，对其他人的任何指示，向来都是表面应承。张学良很讨厌他这种奴才式的作风，所以冷冷地甩了一句：

"回头我告诉他。你先把弄乱的地方整理一下吧！"

张学良说完，挽起赵　的手臂，沿着草坪，走进了张作霖居住办公的丰泽园。

丰泽园是典型的宫廷建筑，层层庭院，回廊相绕，曲折迷离，蔚为奇观。他们穿过菊香书屋，走进了大元帅的客厅颐年堂。这里轩窗掩映，玉栏朱　，金虬玉兽，金碧相辉。室内的装潢和摆设，也都极工极细，古色古香。张学良拣了张靠窗的太师椅坐了下来，眼望着窗外的一片修竹。崔副官站起来，欲去倒茶，张学良摆了摆手说：

"你先给六国饭店挂个电话吧！问一下宴会什么时候结束？请大元帅和总参议早一点回来。"

崔副官答应着走出去了，客厅里只剩下张学良和赵　两个人。

赵　站起来，打开漆木的茶盒，亲自为张学良沏了一杯茶。张学良接过来，打开杯盖，一股扑鼻的清香飘散出来，他一看那碧绿的颜色和那细嫩的尖叶，知道这是上好的龙井。他端起杯来，刚刚呷了一口，值勤官便匆匆忙忙跑进来报告：

“请愿代表求见少帅！”

张学良把茶杯一放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：“我不见！”

值勤官怔了一下，看了看赵　，只得怏怏退下了。

赵　眼望着值勤官那为难的表情，本想劝说张学良，去见见这些东三省的请愿代表。可当她看着张学良那愁苦烦躁的目光时，她又把话吞回去了，因为她知道张学良心有苦衷。这些请愿代表，肯定是为“满蒙悬案”而来的。张学良见了他们，让他说什么呢？说丧权辱国的“满蒙悬案”坚决不接受？大元帅又没发话，他委任的谈判代表是杨宇霆。说坚决把日本人赶出山东，赶出东北，张学良他能办得到吗？即使他有这个想法能披露出去吗？他只要一讲话，立刻就会成为一个外交事件的！……可是，家乡的请愿代表，千里迢迢地来了，张家父子都躲着不见，会不会挫伤民心呢？

赵　想到这，本想再劝说一下，可这时值勤官又返回来了。

值勤官递给了张学良一张名片。张学良接过来，把那片小纸头，翻来调去地端详了半天，仍旧是莫名所以：

“黄蕙？黄蕙是谁？”

“黄蕙？”赵　一听，却高兴得跳了起来，连忙吩咐值勤官：“快请黄小姐进来！”

张学良怔怔地望着赵　，大惑不解地：“哪个黄小姐？”

“哎呀，你怎么忘了？我的老同学，薛医官的未婚妻。”

张学良一拍脑门：“噢，想起来了！”薛秉谦曾领来见过，是奉天一家报馆的记者，一位能言善辩的女人。

黄蕙今天完全是一副学生打扮，她没有像赵　那样留起时髦的长发，而依然像“五·四”时的青年一样，把头发剪得短短的，冷眼看去似乎比赵　还年轻。可当人们接触之后就会发现，这位举止洒

脱、目光敏锐的女性，是个经过风云，见过世面的人物，她有着职业妇女的沉稳和干练。

黄蕙宠辱不惊地向张学良微微施礼："少帅，您好！"

赵　热情地扑过去，紧紧抓住她的手臂，好像生怕她再跑掉似的：

"什么风把你吹到北京来了？"

"冷风，从日本海吹来的刺骨的冷风。"黄蕙又像玩笑又像正经地回答。

"黄小姐真不愧是政治记者，连玩笑都带有政治性。"张学良看见她们这样亲热，也跟着高兴起来。

"是不是听说薛医官要返回奉天，专程来北京迎接的？"赵　歪着头问她，好似抓到了她的隐秘。

"不，我是作为请愿代表来的。"

"怎么，你也是请愿代表？！"张学良毫未掩饰他的惊讶。

"少帅，您为什么不肯接见东三省请愿代表呢？他们含辛茹苦，千里跋涉，在北京已经等了半个月啦！"黄蕙的声调变得严肃起来。

"黄小姐，请你不要给我出难题了！"

"不，这不是难题。我知道，你们战事不利，加上日本人步步紧逼、你们的心绪不佳。然而，正因如此，你才更应该见见这些请愿代表！他们都是些爱国的热血青年，见了他们，你会感受到民族的脉搏，见了他们，你会感受到时代的伟力，见了他们，你会看到我们祖国的希望……"

身为记者的黄蕙女士，果然是谈锋犀利，出语不凡。

"嗬，照你这么一说，这些请愿代表都是尊神了？"张学良的话里依然不无玩笑的成分。

"不，他们虽说都是普通的中国人，可却是我们民族的精英。少帅不是可以从他们那里听听民众的呼声吗？"

"民众想些什么，要求什么，我并不是不知道哇！"这时张学良的话里，已经没有了玩笑的色彩，"可是……"

“可是您应该看一看他们对祖国、民族的忠心赤胆!”黄蕙接过话头,依然是寸步不放。

张学良放下手中的茶杯,不由得又重新打量起这位伶牙利口的黄小姐来。她是那种看上去并不非常漂亮,但见过之后却让你无法忘怀的女性。她眼睛不大,但熠熠传神。她衣饰素朴,没有一丝华贵,但却剪裁得恰到好处,原本就身材颀长,越发陪衬得苗条俊秀。总之,她的一切装饰打扮,都透着两个字:精明。

赵 见张学良的脸色很平缓,于是也见缝插针地开腔了。但她由于和张学良的特殊关系,她不是称他为少帅,而是总称呼他的表字。

“汉卿,黄蕙的话有道理,去见见他们吧?”

黄蕙目不转睛地望着张学良,等待他的答复。

张学良望着黄蕙那执拗的表情,莞尔一笑:

“好吧,就凭黄小姐这一番演讲,我也不能不动心啊!”黄蕙见张学良答应下来,高兴得拉起赵 就欲往外走:“我们这就陪少帅去!”

张学良扬手拦住了她:“别急啊,等大元帅回来,我陪他一起去好不好?”

黄蕙一步不放:“那,一言为定?”

张学良望着她那认真的样子,使劲地点了下头。

黄蕙顺利地完成了任务,显得格外有兴致,便拉着让她陪自己到园子里转转,一来是想领略一下中南海的景致,二来也想对赵做做工作。谁知,她们刚刚跨出丰泽园,张学良便也跟了出来,于是他们一起信步向瀛台的拱桥走去。

黄蕙因是初次到这一般人无法涉足的地方,眼望着幽雅的环境,恬淡的气氛和金碧辉煌的建筑,简直有点目不暇给了。每到一处名胜,她都久久地凝望着,回想着古书上记载的轶闻逸事。

穿过光绪皇帝辞世的涵元殿,黄蕙正望着蓬莱阁下那块奇异的木变石出神,张学良和赵 突然从岸边闪了出来。他的思路依旧顺着刚才的谈话在回旋,他盯望着黄蕙,笑了笑说:“黄小姐,我真佩服

你这张利嘴！”他狡黠地望着黄蕙，停顿了一下，“不过，我也有点担心……”

黄蕙和赵　听了，都不觉一愣：“担心什么？”

“担心秉谦将来受你欺负呀！”说完，张学良放声大笑，赵　也忍不住跟着笑起来。

黄蕙踢了下脚边的石头，略有点尴尬。善良的赵　，一见这样，便走了过去，悄悄扯了下黄蕙的衣裙，顺坡下驴地说：

“哎，该结婚了吧？现在兵荒马乱的，早一点……”

刚遭到他们揶揄的黄蕙，正在想着如何报复他们一下，这时她不待赵　说完，就伸出一只手来，在脸上刮了两下：“羞，羞！当姑娘的说这个。”但当她话一出口，马上又后悔了。她看到赵　正偷看了张学良一眼，脸羞得像红纸一般。因为张学良的正式夫人是于凤至，赵　还没有正式的名分。于是黄蕙赶紧把话锋一转：“我早就抱定宗旨，要献身社会，结婚也不能影响我的事业。”

已经看到赵　羞红了脸的张学良，也顺着黄蕙的话，掩饰地开了句玩笑：“哟，黄小姐还是个女权主义者呢！”

嘎地一声，一辆汽车在他们的脚边刹住了。车门打开，跳出一个身穿西装，戴着金丝眼镜，一副洋绅士派头的年轻人来。

黄蕙一看，两眼露出了惊喜的目光，赶忙奔了过去。

车上下来的即是薛秉谦。他是黄蕙的未婚夫，大帅府的军医官，也是张学良的同窗密友。他虽文质彬彬，但因长期留洋在外，所以也受了一些西方风俗的熏陶。他一见黄蕙，便热情地张开双臂，欲上前拥抱。黄蕙羞怯地躲闪开了，可她的手却被薛秉谦紧紧地攥住了，他握得是那样的有力，那样的炽热，仿佛有一股强烈的电流，迅速地通遍了黄蕙的周身。黄蕙羞红了脸，使劲低着头不敢抬起来，因为她已经感受到，薛秉谦正用一双火辣辣的眼睛在注视着她。

张学良微笑地看着这一对忘情的恋人，他悄悄地拉起赵　，风趣地说：

“小四，咱们得躲一躲了，人家情人的目光都是直线的，根本就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